



太行山麓稻花香

人民公社特写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22-18

太行山巔稻花香

(公社特写)

本社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60年•太原

太行山嶺稻花香

本社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晋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287×1092毫米 1/32 • 3 $\frac{3}{4}$ 印张 • 73,000字

一九六〇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十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150册

統一书号:10088·406

定 价: 0.34 元

目 次

“老虎嘴”上逞英雄·····	杏 棉 (1)
太行山巔稻花香·····	吳 昂 (9)
三过瀘泉·····	刘德怀 (20)
工业花儿公社里开·····	覆 裳 (29)
幸福之光·····	郁 波 (39)
蔭城三日記·····	陈志銘 (49)
新型农村富貴图·····	高 捷 許 力 (58)
山乡牧业展翅飞·····	王林堂等 (68)
光荣的民兵飞虎营·····	姜曙光等 (78)
走訪麻塔无盲管理区·····	刘思奇 (86)
无尽春色滚滚来·····	朱 鳴 (91)
象松柏一样万古常青·····	中共閩喜县委中心通訊組 宝 珠 俊 良 許 力 (100)

“老虎嘴”上逞英雄

杏 峰

我要讲的这件事，发生在平陆县圣人涧红旗人民公社。它在哪儿呢？你沿着中条山一直往南，翻过最后一个山头就到了。这一带是黄土高原。站在这儿，低头朝下看，一眼能望见黄河三门峡；抬头往上看，中条山的群峰插入云端，看起来十分雄壮险峻。这地方一到下雨季节，山上的洪水滚滚而下，横冲直撞，刮走黄土，卷起碎石，闖进黄河。这样年复一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岁月，洪水把山冲成沟，把高堰割成一块块一条条，这堰上的大沟小河，如同是劳动人民手上的道道青筋。这儿自古就有这样一段歌：“平陆不平沟三千，涧河流水堰上千，要想将它来改变，天塌海枯地球翻。”听了这首歌，就可想见这个地方的情况。

圣人涧红旗人民公社最大的堰有三个，就是淹底堰、古王堰、南村堰。这三个堰东西排开，中间有一股长流水叫涧河。多少年来，堰上的人们不得不忍受着十年九旱的

痛苦，眼巴巴望着澗河的水嘩啦啦流向黃河，要想喝口澗河水，來回少說也得走六七里，還得上下陡坡，一天頂多挑上三四担水。人們不願意受這份累，就在塬上打井，一打打下三十多丈深才見水。安上轆轤往上拉，兩個壯勞力，一天才能提上十五担水。就這也罷，總比下河担水強。說到種地，誰還敢指望水呢，關於這，當地也有一段歌：“種在人，收在天，天旱沒雨干瞪眼，山洪下來又不得安，窮莊窮在水上邊。”塬上的人們就這樣祖祖輩輩地生活着。

解放以後，共產黨領導人民翻了身。又領導農民千方百計地增加生產，過好日子：種樹木，壅地堰，防止水土流失，塬上人的生活比起舊社會來真有天地之差。但是，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能滿足現有的生活。一九五八年春天，全國人民掀起了大躍進的浪潮，報紙上天天有大字標題，不是這兒挖出了增產潛力，就是那兒提高了產量指標，塬上的人們看得眼又紅來心又熱：“我們也有兩隻手，我們也要干！”怎麼干呢？平陸縣委提出了大鬧黃河，決戰中條山，萬水歸田，確保增產的號召。這一下提醒了塬上人們：要提高產量指標，要根本改變塬上的面貌，必須興修水利。“把澗河水引上塬來！”大躍進使小伙子們膽大包天，喊出了這句話。可是說話容易作事難呀！澗河的源頭在中條山上的大河廟，要引水上塬，就得從大河廟開工，凿一條大渠使河水改道。這條渠要跨過六條大溝，要穿過四十六個山頭。要填溝，要開山呀！老年

人一听就摇头，古王塬上的朱老汉点着小伙子的鼻尖说：“你们真想成精作怪吗？把咱们塬上这老老少少几辈人都老（死）光了，看你们能把水引上来。”可是小伙子们一拍大腿说：“老大爷，你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接着指指中条山唱道：“千年石崖无人管，如今开渠我要上山，顽石也怕咱英雄汉，小伙子今朝把地球翻！”小伙子们唱罢，对老大爷扮个鬼脸，扛上镢头嘻嘻哈哈地走了。

二

上山的队伍一共五百人，都是三个塬上各农业社挑选的精壮劳力，大家背着行李，扛着工具，带着干粮，浩浩荡荡向高山进军了。山上没有路，连小毛驴都无法通过，所有的东西都得人背肩挑。越走山越高，越走坡越陡，人们小心地往上爬着，抬头四望，真是山连山，沟连沟，这五百人走在其中，就好像航行在大海里的一只小船，人和山比起来，人有多小哇！可是人的智慧和雄心，又比山高多少哇！

看那个山头，象一只蛤蟆嘴；看那个高崖，是一整块灰石头，比铁还硬；看那两个山头并排着，多象一座大石门；看那一个山头，象个丑恶的老妖怪；看那座白山，石头白得晶莹发光，硬得象钢……它们，这些山，都是被改造的对象，改造得它们能为人类服务。大家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谈论。走到山沟里，抬头往上看，天有一指宽，好象是走在了一只什么巨兽的嘴里；走在山头上，低头往下

看，活象神仙升了天。不管沟多深，不管山多高，人类都要征服它。这才是英雄们用武之地呀！

来到了大河庙，看到了渭河源，向石头开火吧！立刻，叮当声响遍山野，太阳上山了叮当响，月亮上山了仍然叮当响，人们的干劲儿就象山上滚下来的洪水，什么也拦不住，什么也挡不住。工程迅速进展，渠道日夜向前伸展，老虎嘴山摆在面前了。老虎嘴真是名不虚传：突出的岩石很象一只呲牙咧嘴的老虎头，石头的颜色也活象老虎皮。站在老虎头上，就觉得伸手能摸到天，老虎头下是深不可测的老龙潭。扔下块石头，不知何时能噗嗤一声落底。自古人们是这样形容老虎嘴的：“摔死狐狸跌死猴，神仙到此也发愁。”对修渠抱悲观想法的人们又添了两句：“要想崖中把渠修，先看棺材有没有。”可是，修渠的人们准备的不是棺材，是前无古人的英雄气概。黄繼光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自愿报名上崖。他们说：“炸烂老虎嘴，填平老龙潭，保证六十天完成任务！”

渠道要从老虎下巴那儿通过。必须把老虎下巴炸掉。怎么炸呢？用绳子把人吊下去，在半空中打炮眼。突击队长吴亮娃、共产党员司进才带头先下去了，他们吊在半空中，低头朝下看看，老龙潭里映出他们的身影，象只猫那么大。他们不管这些，在老虎头上打下了第一个炮眼，小伙子们也都争着抢着下去打炮眼，老虎下巴上的石头，成堆地掉下去了，老龙潭的水一天比一天浅了。小伙子们在山上，饿了，吃干粮喝开水；困了，把被褥铺在石头上就睡。他们

知道这是給自己的子孙万代造福哇！因此，六十天的任务，三十二天就完成了。小伙子們下了老虎嘴，正要迎接第二个艰巨任务的时候，工程进展发生了問題，这問題是由以下几件事情引起的：

炸药用完了，需要买；一揽鋼钎磨短了，需要补充新的；买这些东西都需要錢，錢要从三个乡十几个高級社里摊。水利委员会召集三个乡的干部来开会，十几个高級社的情况不同，有的穷，有的富，有的能拿出錢，有的拿不出錢，拿不出錢的只好由国家貸款，但水利委员会的同志們也看到了这个問題，水渠工程只能算刚开始，还需要大批資金，干什么事也依靠国家給貸款怎么能行呢？这是一个难题。

水渠石缝漏水，需要洋灰，沒錢买不要說，有錢也买不到。

各农业社的强劳力都在山上修渠，家里的农活就要紧些，妇女們又要上地劳动，又要作飯。作飯不在話下，吃水可成問題。三十多丈深的井，妇女們綫不上水来。一家一戶过日子，男人不在家，本来就有些困难，可男人們吃的干粮还得家里蒸。人多事众，不是这个家里沒空磨面，就是那个家里有人病了，不能作飯。干粮拿不到山上，修渠人的肚子就要受委屈，一天两天不要紧，日子长了可不行。因此，有的人回家了，水利工程怎么能不受影响呢？

麦子黄了，就要开镰，谷子玉菱在等着鋤草，棉花也需要整枝，农业生产正在大跃进，社活等人，庄稼就要受影响。水渠要修，庄稼也要管，先顧那一头呢？大家研究

的結果还是先把人調回来，突击完农活再上山。因为水渠不是一年二年的工程，想想吧，要跨过六条沟，要经过四十六座山呀！需要大批的劳力不说，还得三十多万元资金哩。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十几个农业社在三、二年内怎么会积累这么多钱呢？一想到这些困难，有一部份人就勇气不足了，说什么：“水渠嘛，唉，慢慢修吧。”

但是水渠修成后，給塬上带来的利益是说不尽的呀！其他不说，光人、畜吃水每年就能省十万个劳动日；旱地变水地后，每亩地能增产一百斤粮食，六万亩地就能增产六百万斤粮食。水渠到底该怎么搞呢？

大家从修水渠上想到了这个问题：把农业社合并起来，搞个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庄吧，这样人多力量大，劳力和资金都好调配，对农业生产和搞大事业都有好处。干部群众一酝酿，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正要写申请书的时候，从报上看到河北的徐水，河南的遂平都成立了人民公社。这真是正瞌睡给了个枕头，不但三个塬上的人愿意成立公社，别的塬上和黄河滩的人也愿意成立公社。大家又一商量：合到一块好处多，办成一个公社吧。说办就办，申请书一写上去，不几天就批准了，一个包括六十个乡四十七个农业社的人民公社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了。人民公社成立后，立刻显示了它的威力：马上组织起三千五百人的队伍，开上大河庙水渠工地。公社有了公共积

累，馬上拿出錢來買鋼釘，買炸藥。公社有人會造土洋灰，馬上組織人開起了土洋灰廠；公社拿錢買了一部拖拉機，節省了人、畜勞力；公社成立了公共食堂，上山的人們再也不用挂念家里吃水、磨面的問題了，同時，工地建起了鍋灶，人們也不用再啃干饅了；公社的農活實行大協作，再不要把山上的人們叫下來了；……公社能解決的問題可多了，修水渠的困難，一個一個都迎刃而解了，剩下的問題只是向石頭展開進攻：人們在高山頂上，在深溝旁，擺開了陣勢，一個個干劲沖天，大有猛虎下山之勢。三門峽的工人們也支援農業大躍進來了，帶着風鑽來幫助打山洞。這麼多人，這麼好的條件，工程進展怎麼能不快呢！一座座山頭被削平了，一道道大溝搭起了“天橋”，完工的日期不是需要十年八年，也不是三年四年，而是爭取在一年內完工。

水渠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什麼白石崖、銅礦山、五連山等等十幾個艱巨工程都通過了，只剩下最後幾個山頭，和最頑固的堡壘金鋼洞了。這時候，可巧遇上幾十年來稀有的大旱，整個春天沒下雨不說，直到麥收時候，地皮也沒有濕潤過。因為沒水澆地，麥子割下來無法碾，秋庄稼都旱得卷了葉，耷拉了頭。庄稼人眼看著庄稼干枯旱死，就好象父母眼巴巴看著自己的兒女快要餓死一樣。人人心裡都在盼望水渠早日完工，人人都希望聽到金鋼洞打通的消息。

向高山的最後一次進攻展開了：共產黨員們，青年團

員們紛紛提出競賽：改革技術，找竅門，提高工作效率。青年團員高紅照一次就點了六十多发炮，青年連的李瑞華兩天完成了八個半月的任務。……英雄人物，模範事迹，就不用說了，說也說不完，不說大家也會想到的。原來計劃八、九年完成的水渠，有了人民公社，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一九五九年四月，澗河改道上山了。

渠水進塬這一天，那個熱鬧勁兒真是過年過節都沒有過。大姑娘小媳婦，老人孩子都穿上新衣服出來看水，連八九十歲長年不下炕的老人們也出來看水，他們說：“親眼看看活龍王引來的水，死了也不冤枉。”大家看哪看哪，看不夠，急忙把水引到庄稼地里，引到菜地里，挑到食堂里，抬到豬場里，倒到洗衣盆里……这么多的水，吃也吃不完，用也用不尽，真希罕哪！

四

“河水上高塬，改造大自然，十年不下雨，仍過幸福年。”塬上人這樣歌頌他們的水渠。有了水，塬上的秋天得到大丰收；有了水，塬上人在村邊修了水庫，要養魚，要喂鴨；有了水，塬上人开辟了荷花園；有了水，今年塬上人就要吃大米；有了水，四季長青的竹子栽在了塬上人的門前。水開動了軋花車，水推動了碾和磨。……水能作的事太多了，水使高塬變成了江南。水使高塬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將來的聖人澗人民公社會變成什麼樣子呢？這要由他們自己答复了。

太行山巔稻花香

吳 昂

一九五九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從中共襄垣縣委會動身，去訪問我曾經訪問過的，現在有名的勝利人民公社張王莊管理區。在太行山上，這是一個實行農業技術改革，使低產變高產而聞名的公社。

深秋的太陽已經西斜。谷地里，小伙子們的鐮刀舞得飛快，閃閃發光；姑娘們的清脆歌聲伴隨著陣陣稻香飄蕩。那些老把式鞭梢打得脆响，趕着一輛輛滿載秋禾的高腳車奔向秋場。揀着籃兒拾稻穗的兒童、老人，也笑呵呵的，……田野里是一片丰收的歡樂景象。

一走進張王莊管理區的地界，我就趕上了一輛三套膠皮馬車。車上高高的一車座稼，我以為拉的是谷子，走近一看，不覺大吃一驚：這是一車沉甸甸的、散發出香氣、看了饑人的稻子。在我們一向只種玉米、谷子的太行山上，哪來的稻子！天曉得這些祖祖輩輩種慣雜糧的人們，竟想起在這水少石頭多的太行山巔種起了稻子。我一問，趕車的回過頭來，好像不滿意我的懷疑，打算批評几句，可是一

看是我，連忙高兴地喊道：

“啊！老吳，你來了。正好，看看我們的稻子吧！你看，你剛剛走了半年，我們可就變成江南啦！這不是，我們有了一條龍，這旱地也變成水田啦，從今後，旱澇都不怕了。”

“一條龍？”

我抬頭一看，這是一條筆直的、直接塬下漳河的八尺多寬的水渠。從正渠流進支渠里的水，嘩嘩地流過小橋，激起層層白浪。看看這靜靜的白銀似的水，在這干涸的旱塬上奔流着，不覺使我想起半年前來訪這個管理區的情形。那次來，群眾就吵嚷着引漳河水灌塬的事情。這是人民公社化後，社員們第一個巨大的理想，人們是多麼盼望着引漳灌塬啊！你可知道這塬上的情景嗎？一遇天旱，塵風滾滾，別說人睜不開眼，庄稼根都被刮出來了。暴日頭一晒，你看吧！那綠油油的葉子，轉眼都扭成繩子了。要是能把漳河水引上這旱塬，這情景就變啦。無怪乎，那時社員一聽說引漳灌塬，你看那勁吧！白天黑夜都不合眼，你傳我，我傳他，場里，地里，三三兩兩，誰不談論。不過，這樣的理想，高級社那陣，因為社小力量小，人們怎么也做不到，只有公社化後，這才有了可能。

忽然，車上飄起了一個姑娘的歌聲：

塬上和尙頭，塬下漳水流；

風卷黃塵起，生活沒靠頭。

如今公社化，漳水引上塬；

湖內揚白帆，魚米賽江南。

我一抬头，見車上坐着一個穿漂白短袖翻領衣衫的姑娘。她被深深地埋進稻里，隨着車的顛簸，她的兩條小辮上下飛舞。當她發覺了我時，連忙停住了歌聲，臉羞得象一朵紅牡丹，向趕車的喊：

“振家，老吳同志來了，都不告訴我一聲，只管叫人家唱。”

“啊！是金鳳。你唱得不錯呀！這不是今昔張王莊嗎？——結婚了嗎？”我記得我那次來時，這金鳳和振家搞戀愛正搞得火熱，我當時只等着喝他倆的喜酒，可是人家金鳳夸下海口，說水引不上壩不結婚。我這一問不要緊，金鳳羞得銜上一根稻穗，一言不發；振家鞭子一揚，“啪”地一個脆响，臉朝着前方，大聲吆喝着牲口。

我只怕這一路再沒法開口。忽然振家回過頭來向我說：“這稻子，十拿十穩又丰收啦！你知道，從漳水上壩以後，我們這裡的收成呀，那可是大變了！夏天，小麥澆了三水，一下就變了樣，簡直一天一個樣。夏收一算，嗨！亩產四百多斤，增產了三倍。這是几輩子來沒有過的事啊！”

車要下坡了，振家把車滑子拉緊，向車上喊：

“坐穩，下坡了。”

車下了坡，走上一片平坦的稻地。金鳳指着前邊一個大水湖向我說：

“老吳你看，這是我們的‘洞庭湖’，全養着魚，大的魚，半年多就長得有二斤重呢！”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湖，真正的湖啊！湖水平平静静，夕阳照得象镜子一样明，湖中几只小船悠闲自得地撒着网。记得我那次来时，这里还是一块大的低洼地呢，地里满长着黄蒿。

我不禁连声称赞，问道：

“金凤，你开斋吃鱼了没有？”

“不要说了。我那次去打鱼，把船搖进湖里，不光没捉住一条鱼，左划右划，一上午都划不出来。我娘我爹急得在湖边喊，喊也不行呀！出不来还是出不来，越急船越不听話，越在湖里打轉轉，我都急得哭了。”

“振家也不救你？”

“呀！馬尾穿豆腐，別提啦。我一下水就喝了两口，你知道，人制服不了它，又是爱又是怕，干瞪眼看着金凤出不来。”振家插言說。

“算啦！別說啦。要叫人家南方人听見，还不笑掉大牙！”金凤說完，連自己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从他們的談話里，我感觉到公社化給人們带来了多么大的幸福，它在人們的心底里，引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在这太行山麓有了水田，种了稻子，太行山变成了江南，低产变成了高产，多种經濟齐发展，他們怎么能不高兴呢！我說：

“金凤，你們这引水上塬可不容易呀！”

“当然不容易。你知道这根根梢梢多麻纏嗎？你要知道这都是公社化带来的呀！”

“这，我当然知道，要不是人民公社化，哪有这样的丰收！”

“那你听说过县委的老王吗？”

“他？”

我记得了。这老王就是县委办公室主任王火星。他从初级社开始就包了这个社。这王同志是个共产党员，二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儿，大手大脚的，走路象捶地皮一样，蹬蹬直响，前边走，脚底下就掀起一阵尘土。他一天这块地跑到那块地；这家出，那家进，你要在家里找到他，除非半夜三点钟。这人干起工作，风里来，雨里去，从不计较。无论大人、小孩都能跟他混在一块儿。

以往，这里一直是个低产区。五八年冬季，党派王火星去领导张王庄管理区发动生产，改变低产面貌。用啥办法改变这种面貌呢？他召开了老农会、诸葛亮会等等一大堆会，能想出的办法只有多施肥料。可是，光有肥料能行吗？庄稼没水能长吗？末了，社员们又把水的问题提出来了。

水，象一把钥匙，给王火星打开了理想的大门。他想，能不能把漳河水引上塬来呢？他记得，在初级社那时，社员们就有这个打算，可是社小人少力量小，办不到。到了高级社，社员们又提出要把这水引上塬，当时计算了一下工，直伸舌头，因为除非几年不种地才行。在社员们的再三提议下，后来，张王庄党支部经过研究，下决心要干，从百忙中抽出近百人，王火星就领导这一队人马干起来。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工程进展得好慢呀！按